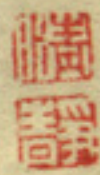


18

V
J550.8
L61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五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無於事
事無於義義無於德德無於道道無於天故曰古之
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褚氏曰天地至人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
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
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
玄是以占之若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所以可
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
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
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
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
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

為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
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
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
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
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
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无為為之之謂天无為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

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

有褚氏曰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衍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剗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為以自然人能以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

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為己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為處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剗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

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
近遠

誤

朱氏曰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其
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即金石
非道不具有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不體也至於
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發是人之考金石
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
此乎不可定也夫體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

行素逝也不願乎其外取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
之機而無一塵之擾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
德與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
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道不
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石無聲孰
知其為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焉孰見人之能
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者務存其形盡有生
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寬
富以明其道而已人之仰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
亦無心而天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
於萬物之從而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
覩也其平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海
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鑾和之鳴是以不可
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物接也本無
而應不窮虛不屈動愈出也時肆而有所歸從心
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
是冷語不結而結王德非位也
如孔子為七十子之誠服者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朱氏曰此段擬象顯真最為易見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曰登立則趨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即得矣得象罔不以索賢謹嚴此莊文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及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

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褚氏曰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為其不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

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之羶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朱曰內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耶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鰕食

鳥行而無彰

章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

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

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褚氏曰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為道之贊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畝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邁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言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佗佗

直立反

乎耕而不顧

朱氏曰聖知作法而巧偽生於法以致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為因時之判要在因其良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雷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其合緼緼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

朱氏曰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形
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當然也
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何所名乎萬
有生於一無此無乃一之所起一雖起而未露正
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之竅也此無雖未形露
而其機則燦然之分已具於中而自不得已者活

發無情無勉強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
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雷則成物之生理
也物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成為我之形
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天能
也故謂之性慎獨曰修外歸曰反性得其修而能
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
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無物不容如此而有
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
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緼緼然如
水之流如絲之續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
達宇宙哉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
一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萬
法歸於一無也此惟
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徂雷誤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朱氏曰仲尼以為放狗為治因革不苟如辯者分析堅白同異昭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且怵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縛之患後狙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為人所計取也人所不能聞不能言即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數具形骸而昧於神者舉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有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許逆勉然驚曰勉也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

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朱氏曰投迹因其標榜之迹而投隙也言其風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無志而甘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喻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門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溢湯其名為槔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謨官反然慙俯而

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
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
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
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
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執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
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
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
之哉

褚氏曰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
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沉者豈
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
堅疑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

以恥機拂而甘抱甕身猷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
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
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
學師其勝已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
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止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

謂安

起音

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

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

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

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

朱氏曰諄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貫
中之蘊者芒猶茫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心之言
也風出於苑苑有限之用也橫目惟人之目橫生於
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密也聖治乎一問即
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
神人率性忘修也上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

故曰乘光雖有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無事蓋樂者安而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胃次與天地為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即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音剝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

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
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
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
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
芻音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
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
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
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憂

褚氏曰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堯子不肖然
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
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鬚有病而
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
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
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競人去彼而取
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技如野鹿標
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
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如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
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
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有助而無責望之
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

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眾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曲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眾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曾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可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

已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困憊音後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肉皮弁鵠冠搢笏紳修以約

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繆繳睨睨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朱氏曰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屬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軀殼之念取舍

總論

褚氏曰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

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戎則天地不期合而令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先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窵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来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楊墨之苦齋難為者也至比之鴟鵂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以明聖

道世世稱之以為功不
在禹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
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蔑然無不靜者
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音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
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
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
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
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
處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
聖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至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
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刑而
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
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冠不崇雖盛其魂不疲
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
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
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
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
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
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
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
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
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
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
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
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
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
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
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

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

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朱氏曰以靜虛立意靜為本婉然時論善故靜一言足蔽天人不二之義水之明與平以靜也惟明惟平故燭物而人取法焉中准猶射禮設中之中器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從靜中生出其言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者言修德而復於無為者止息於恬淡寂寞之天則本體純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萬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既無髮可問則其先後抑揚親疎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也又曰虛則靜靜則動二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設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沾惹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不近聖人也整萬物而不為戾一句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矢樂者和之所主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喜怒哀樂無情也無天可怨無人可非無物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光輝

問答天令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為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讀者當會而通之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

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
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
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
矣卉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
矣又何偈偈居偈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

朱氏曰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李
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
篇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
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
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
者也各觀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市恩求名歟

曰還意求無私意即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
性而行邵康誦謂掉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
而求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
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辭人性之喻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
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
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
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
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褚氏曰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聖
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
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
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不住亦此
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
虛悟昔機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
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
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

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
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
是非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復當是屢履不躡
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衝則奔突顙則
高亢口闕則欲言而未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
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
非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
察為明也知巧而覩泰機心見於矯色也凡俗以
余言為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
蓋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倘廣廣乎
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
為之累天下奮楨音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

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
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
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
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朱氏曰此亦後人托為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語
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莫破大
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顯露於德而
為仁義故曰神之不奮棟起而把握事物也審乎
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真之無待假借者是以
雖遇順利亦不貪逐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
守其本真即知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
讀書者可以深省其未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
言也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
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之内
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語道德經
語同意觀彼此上下文當自知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褚氏曰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表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迷者舍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論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

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盡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捐捐於椎鑿之間而勞勩苦骨為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為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說說乎紙上之糟粕邪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像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回視挾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未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

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之常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
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
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
道者可配乎天天人混融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
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
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靈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
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
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
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
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
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
在出於天理之自然倣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
之理則可以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
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
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述經以說成詩則

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
也惟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賓能天
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
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
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
但當究夫聖人有不忘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
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
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大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
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

宜作

無方一西一東有

或作在今擬作下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

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文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褚氏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所以運處往來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絨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邪雨為雲而作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或以為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叙敘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

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趨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後其德者也不是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緒氏曰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
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稱言之太

宰殺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
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
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
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
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
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慕忘天下則
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
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
而不為其塵垢秕糠足以鉤鐫堯舜也利澤萬世
功蓋天下而不知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
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
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固視爵財名譽之可
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
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
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

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
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
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反必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
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
次之以急急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
而與之俱也

褚氏曰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
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
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
初習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息矣及乎

情識漸泯懼息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
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
相參奏之以仁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
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
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
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濁以
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院以
物為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息之聲調以自
然之命充滿宇宙包裹六壺法天行之健而自然
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
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
逐叢生萬竅怒呬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呬者
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
無聲衆竅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
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
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
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入之道性未有不自然和樂而得者

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聲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蟄潛之下必有聞霆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泰和儻然當是倘然悄恍自失貌焱氏一本作焱惚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齋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音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衛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

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
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
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
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
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
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
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_{一作}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顰其_{一作}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_{一作}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

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矣

褚氏曰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
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譏夫子
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昧也而
猶遑遑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
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隣也
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
必強後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
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
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
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為病於
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猷也音 琰切
或法師疏直作魘夢中恠也其論為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執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

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褚氏曰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之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又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道遙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遠乎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亦常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

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識其害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亦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然恩等八者正之器惟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穉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蚋蟻子蓋反膚則通昔夕同不寐矣夫仁

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肩建鼓

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

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朱氏曰此旨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鵲烏白黑不由浴默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爽然今世以啣濡為事者病在不能忘我雖善亦偽矣況自多乎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

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並所戒反

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

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

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

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

言哉余語文三皇

王誤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

王誤

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麇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

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朱氏曰殺其殺凡其親所不厚者子益待以無情非以喪服為言也自為種而天下而字本於字傳

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其立法之初

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相煽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為正莫非妾婦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

苟無自立之志而惟順從於人則婦女而已曰婦而又曰女女尤不能自立也或訓婦其女禽獸之

行此豈聖賢所忍言天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父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鵒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朱氏曰知迹之非履則經不足恃矣知言之非道則內省當豁然矣物生相感性不盡同亦猶人性剛柔昏明不可以禮法易窮通壽夭不可以知術變如特運流行不能挽而止此大道不當起是非以成執滯也順自然者無往不達不然道斯壅矣烏鵲與魚與無腹之蟲生生不已人生乃有相妨之怨不若三物順性命而無我也此句正起丘之為人不能與造化為徒而役役於時日月自亥而怨其不鉤用之意安能化人言有我則形骸角立豈能使人相忘於道化邪前章見孔之許老此見老之許孔二聖之心二聖者自知之

總論

褚氏曰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有所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大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
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傳而五官備則
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
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
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粗粝後狙裂周公之
衣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改治貴乎適宜烹鮮
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
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
我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
化洎開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
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
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
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
物物天地聖人之
德亦若是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纂卷之五終